

马来亚的狂人

9437

834
DP1
(2)

刊叢藝文代現

二之輯二

人狂的亞來馬

著格威褚·S

譯元占陳

行發社版出進改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初版

版權所有

現代文藝叢刊

第二輯之二

馬來亞 狂人

著格威褚·S

譯元占陳

發行所

改進出版社

永長沙
安汀縣
撫中
溝山
街路

印刷者

改進出版社

經售者

各地大書店

實價九角

外埠酌加郵費

旅客，而且永遠在旅行中，踏遍文明的種種國土，觀察着和記錄着，在過路的旅店裏面寫他的最親切的作品，遍讀各種書籍，到處搜羅名人手跡（在建於俯瞰着謨莎（Mozart）的故城（譯者按：卽薩爾滋堡Salzburg）那個峻峭的丘陵之上他的美好的住所裏面，他藏有不少罕見的手跡），如火如荼地發掘着偉大人物的祕密，偉大熱情的祕密，偉大創造的祕密，他們所不肯爲俗人道的，他們所沒有承認的，——天才的冒昧和虔敬的愛人，他強迫天才說出他的祕奧，可是爲了要更懂得去愛他，——握有佛洛伊德（S. Freud）的犀厲的鎖鑰的詩人（他是佛氏的崇拜者和早期的朋友，他把他的最重要的批評的著作：「與惡魔的搏鬥」，獻給佛氏），——靈魂的獵人。但是他所獵取的靈魂是活生生的，他沒有把它們傷害。以輕巧的脚步，他在森林的邊緣逡巡着；而且，一面翻閱着一本美好的作品，心在跳動，他傾聽着，他窺候着，鼓翅的聲響，壓斃了的樹葉，歸巢的野獸；而他的生命是與森林的生命混合在一起的……

據說同情心是知識的鎖鑰。這句話在褚威格是對的。但反過來說也是對的：知識是同情心的鎖鑰。他藉智力而生愛。他藉情意而理解。而二者之混融在一起使那種在他身上的心理上熾烈的好奇心，好像在他的中篇小說之一（譯者按：卽「馬來亞的狂人」）的主人翁一樣，有着肉體上的熱情的所有特點。

我們會說，他渴望着情智的混合有如渴望那些溶解的時辰，那種使他心裏不安的生機的本能與精神的對立在那些時辰得到解決了。

我們也許不致犯很大的錯誤，可以說這種曖昧的先見，這種又是甜蜜又是憂煩的需要，是他的最重要的論文集或短篇小說集所以如是湊集的中心的動機，主要的理由。

士提芬·緒威格在藝術上主要的特點正在於他重視不單是一個短篇小說集的結構，可是他也重視一個論文集或一個短篇小說集的結構。每本書都是一個諧和，用一種準確和細緻的藝術計算好并寫出來的。在我們這個愛好自然的或有意的不連貫，臨時的作品及七搭八湊的印象記的時代，這是最例外沒有的了。這種高尚和細膩的音樂感覺，當代亂闖闖的耳朵所沒有充分注意到的，是我在緒威格的作品裏面所最心愛的東西。我要把這一個特色敘明白一下。

他的每本著作是有如一篇交響樂，有一個選擇好的音質，并且有幾個段落。他的作品別爲若干組：每組是有如一座多招屏風，每本書爲一扉，與正中的扉頁連接。

在批評方面，直至現在，他的兩本主要的書是：「三大師」(Drei Meister)，一九一零年作，和「與惡魔的搏鬥」(Der Kampf mit dem Dämon)，一九一五年作。兩本書都是一種精神的分類(Typologie des Geistes)之一部。第一本是「小說家心理學」(巴

爾扎克，狄更斯，陀斯託意哀夫斯基），那個出類拔萃的小說家，「那個創造出他的整個宇宙，他固有的世界，及這世界的類別及它的固有的宇宙吸力的法則的小說家：」——第二本（霍爾德林 Holderlin，克拉斯脫 Kleist，尼采）是那種 Dreiklang，與永恆的不安搏鬥的三個創造的精神的華格納風的和音。爲了更易於說明這種和音，褚威格，在他的序文裏面，把哥德的古典的完美的和音與之比較。在哥德，「與惡魔的搏鬥」是全部生活最重要的問題，而他以絕對的，難和解的，無展緩的勝利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但褚威格却沒有左袒這兩種和音之一，否認別一種和音的正當，或否認它的諧和的光彩。一種和音更顯出別種和音的價值。美的東西都是正確的，都是健全的。偉大的交響樂是所
有分配得宜的和音之諧和所造成的。

他的短篇小說，在今日，包含着三個瑰美的集子，每個集子都以一個主題爲中心；每個集子之前，好像一篇序曲似的，都有一首聲調鏗鏘的十四行詩，指出這個集子的本質。

第一個集子（Erstes Erlebnis）「人生的初次經歷」，「兒童國的四個故事」（Vier Geschichten aus Kinderland）（一九一一年）——獻給愛倫·凱（Ellen Key）的——有着黎明之溫柔的沈鬱和憂煩的等待……

„O susse Angst der Ersten Dämmerungen...”(1)

第三個集子，Amok（馬來亞的狂人）（一九二二年），獻給佛蘭士·馬撒萊（Frans Masereel），「藝術家和摯友」的，是熱情的地獄（Unterwelt der Leidenschaften），那主要的存在物，那被掩蔽着的生命，在這地獄的底層被深淵的火焰燃燒得蜷縮起來，可是也被它照明了：

「燃燒罷！可是如果你是燃燒着的話，你將在你的深淵裏面認識世界。在神祕首先發生效力的地方，生命才開始…」

„Erst wo Geheimnis wirkt, beginnt das Leben...”(1)

第三個集子：（感情的紊亂）Verwirrung der Gefühle（一九二七年），更為鞭辟近裏，

„... in das dornendichte

Gestrupp des Herzens, Wirnis des Gefühls, ...”(1)

描寫那些或是暫時，或是永遠為打擊所毀壞的靈魂，它們在垂危之頃，吐出它們的祕密。我承認我比較喜歡這本書。我覺得這本書和「與惡魔的搏鬥」，是楮威格的最强有力的作品。最悲慘的作品。最近人性的作品。——可是不能作為他的蓋棺論定。因為我認識

這位思想家的源源不絕的文思，他時常添加他的經驗的寶藏，他的生命的儲備，而且永遠醒覺，無休止的運用他的創作的活動，絕不感覺滿足，自然也知道成名之可貴，并且曉得尋求快樂，但是沒有幻想，從沒有爲幻想所誤，律已很嚴，看得更遠，看得更高；對於他的未來給我們準備好的他的不斷的長進和更偉大的作品，我們讓他去負責好了；但是我們且贊賞現在吧！對於他的已經寫出來的作品，我在他的第三個小說集裏，特別提出「一個婦人的生活二十四小時」，和「一個心的毀壞」。這兩個短篇小說可以列於現代生活的，永恆的人類的最清明的悲劇之林。「馬來亞的狂人」，以它的狂熱，血腥，熱情，和馬來亞的瘋狂的氣息，也歸入這一類的作品。

我不想分析椿威格的作品。我不喜歡使自己代替讀者。當我年青的時候，我對於像薩爾賽（Sarcey）的演講員非常生氣，他依照當日的時尚，用他的肚皮和他的曉舌擋住了最瑰瑋的古典劇本的上場。我在心裏對他高嚷道：「給我從我的太陽滾開！……」要在這一切對於藝術作品的詮釋裏面找到一種樂趣，此人定非僞君子不可。作品放在那裏。啜它吧！呷它吧！讓讀者從作品得到一個毫無混雜的直接的印象罷！預先使人誤會一件藝術作品，這是對它的一種傷害……

因此，我要在這裏使讀者認識的不是作品，而是創造了這個作品的思想家的氛圍，

使讀者隱約見到他的豪爽的熱心，他的從基層直到頂點，在它的森林裏面，在它的巖積裏面，在它的牢穴裏面，和在它的高原之上，遍歷人的靈魂，想整個洞識人的靈魂之游牧的熱情。他喜愛人的靈魂之形形色色的表現。什麼也沒有被委棄於他的貪婪的同情心之外。但是這種同情心却較喜歡趨就更多的生命，趨就創造之火的洪流。

在「與惡魔的搏鬥」的那篇有深意的序文裏面，楮威格讚頌憂慮的惡魔所折磨和下列種的那些人，爲瘋狂的犁頭所耕耘過，和身上佈滿了收穫物的天才，——他指出把他們認爲病理的徵象之錯誤。——「在不事生產的人，」他說，「病態的這個字才有意義。」在任何非正常的東西是一種力量，一個創造的源流的地方，它不是正常的，它是超正常的，好像那些狂風暴雨，它們是自然的瘋狂的行爲，自然的發作的頂點，和也許是它的最高的表現，大刀闊斧，劈擊在大堆的殘廢物之上的變革，森林裏面的道路——自然的季節。一個跟着一個，在那上面前進的血的路程。

在人的紊亂之外，在人之外，我在士提芬·楮威格的作品裏面感覺到自然的精神和它的變革，破壞和創造的永恆力量，像他所說的，「這種在一切價值之上的價值，這種在我們的一切感覺之上的感覺。」

„Wert über allen Werten, Sinn über unsern Sinnen...“ (1)

當我在加爾各答的船務代理處，想在大洋洲定下一個位子回歐洲的時候，辦事人聳聳肩膊表示歉意：他不知道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房間，因為在我們所處的時代，換言之即在雨季之前，輪船通常在從澳洲啓行的時候位子便完全賣光了的；那個夥計要等新加坡拍來的一個電報，通知他還有空的位子沒有，他才能够給我答覆。

次日，他給我我可以替我留一個位子的好消息；事實上，這祇是在輪船中部的甲板底下，一個不大舒適的房間罷了。因為我急於回國，我沒有多事遲疑便把那個房間定下來了。

那個辦事員沒有欺騙過我。輪船載滿了搭客，并且那個房間是豎腳的：這是一個緊緊貼着機器間，并祇給一個圓形牛眼窗的搖搖不定的光綫照亮的狹隘的四方房間。

混濁和不流通的空氣使人嗅到一股油膩和發霉的東西的氣息：你沒有片刻能够逃脫電風扇的嗡嗡之聲，它像一隻發了狂的鋼製的蝙蝠是的，在你的頭上旋轉不已。底下，機器呻吟着，像一個挑煤炭的工人喘着氣在一道樓梯上上下下；頭上，你不斷聽到甲板上散步者的穿來穿去。因此，我纔把我的箱子搬到這一類用灰色木板隔開，有着惡心的臭味的墳墓裏面，我便馬上逃到甲板上面去；從底層走出來，我呼吸着吹拂在波濤上面

的柔軟微溫的大地的風息，像呼吸着琥珀。

但是甲板上面也祇有拘束和喧噪：這是散步者的飄來忽去，泄泄沓沓，這些局處一隅，無所事事的人，在焦燥的時候，不停的走上，走下，和胡說八道。婦人的嬌聲滴滴的諧謔，在甲板狹窄的過道上穿梭似的往來着的行人在長椅之前走過，他們唧唧喳喳的說了一通結果祇有自家想着自家的事情，這一切給我一種不知怎樣的不快。

我剛纔遊歷過一個在我是新穎的世界，我在腦裏保留了一大堆的印象，它們一個一個拚命互相擠迫着。在現在，我要思索一下我所看見過的，將它弄清楚，將它排次好，以便給那個映入了我的眼簾的亂闐闐的世界一個形式；但是在這裏，在這條被一羣人闖了進來的馬路上，却沒有頃刻的安息和甯靜。假如我執起一本書的話，書中的文字在這些嘴脣舌舌的人羣經過時投射出來的凌亂的影子裏面消失了。在這條輪船的過道——熙熙攘攘的沒有陰影的道路——我無法作片時的凝思。

三天的功夫，我嘗試尋得一點孤獨，我忍着性子觀看着人們和大海。但大海永遠是一式一樣的，蔚藍而空虛，除却在响晚的時候落日在水上突然燃起一片五光十色的烟火；說到人們，經過了三個二十四小時之後，我把他們都清楚認識了。每一張臉在我都成爲熟習到至於厭看；婦人們尖銳的笑聲不再引起我的注意，隔座兩個荷蘭軍官的喧嚷

的爭辯也使我漠然。我祇好到別的地方躲避去；但我的房間是火熱和充滿了蒸氣的；在客廳裏面，幾個英國少女不斷彈奏着蹺腳的鋼琴，伴着那些沒有節拍的華爾茲舞。最後，我斷然把時間的次序倒過來，從午後起，灌了幾杯啤酒使自己昏頭昏腦之後，我便走下房間去，好得在別人用晚餐和跳舞的時候睡覺。

當我醒來的時候，在作爲我的房間的那座小棺材裏面，一切都是漆黑和帶濕氣的。因爲我把電風扇關了，肥膩和潤濕的空氣把我的太陽穴弄得熱刺刺的。我的知覺彷彿遲鈍了：得有好幾分鐘的功夫我才認出這是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午夜一定已經過去了，因爲我也沒有聽到音樂，也沒有聽到腳步的不斷的穿來穿去的聲音。祇有那座機器，怪物的砰砰然的心臟，老是喘着氣把輪船的軀殼推到看不見的地方，輪船觸動着水波向那裏駛去。

我摸索着走到甲板上面。這塊地方闕無一人。在我仰起我的視線朝着烟囱的冒着煙的塔子和朝着一些幽靈似的矗立着的桅子的當兒，一種燦爛的清光突然注滿了我的兩隻眼睛。蒼穹輝耀着。給蒼穹綴上白的閃光的星辰的四周，是一片漆黑，但是不拘怎樣，天空吐着輝光。彷彿一幅天鵝絨製的幔子吊在那裏，對着一擎巨大的明燈，好像星辰祇是一些裂縫或是一些窗子，這種難以描述的光輝的光線便藉這些裂縫或窗子瀉露出來。

我從沒看見過像這一夜的天空，天空有着一種多麼近乎鋼質的藍色，然而是一片閃亮，一片輝耀，一片喧鬧和四面洋溢着光明，一道從月亮和從星辰洒落下來像掩閉着的光明，它好像在一個神祕的爐灶裏面燃燒着似的。像一塊白色的漆，輪船所有的線條在海的黯色天鵝絨上面，在月色底下玲瓏浮凸；纜纜，帆架，種種設備，一切輪廓，都在這一片飄浮着的光華裏面消失；桅端的燈火，和更在上頭的瞭望臺的牛角燈，彷彿高高掛在空虛裏面，像在天空燦爛的星辰中間的地上蒼白的星辰。

正正在我的頭上，不可思議的南方星座凝着於無窮的天際，滿綴耀眼的金鋼石的釘子，并且彷彿這個星座在改變位置，其實祇有輪船予人這種運動的幻覺，輪船輕輕擺動着，胸部喘着氣，像一個巨大的泅泳者，隨着黝黑的波浪之顛簸開拓它的道路。我站立着，我向天翹望：彷彿我在入浴，熱水從頂上給你灌下來，不同的是，在這裏是皓潔和微溫的光明瀉在我的手上，它輕輕包裹着我的肩膊和頭部，它彷彿要滲進我的身體裏面，因為全部痲痺突然離開了我。解脫了，我從容呼吸着；帶着一種新的逸樂，我在嘴唇上細味着柔和的，濾清的，和微微地醉人的空氣，像細味着一種純淨的飲品，這口空氣帶來果實的氣息和遠方島嶼的芳香。現在——這是我登船以來第一次，——夢想之神聖的欲望抓住了我，一如這另一個更為肉感的欲望，使我企盼着，像一個婦人似的，委身於四

方八面緊抱着我的這種柔和。我想挺直身子躺下來，視線移到那些白色的楔形字去，但是安息的大椅，甲板上的長椅，都給搬走了，而在那間無一人的散步的甲板上面，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讓我放懷於一種寧靜的夢想。

這樣摸索着我一步一步走近船首，那種彷彿自物體落下來要沁入我的身內的愈來愈犀厲的光明使我的眼睛瞎了。這種星辰的光明，有着一種冰寒的皓潔和一種耀眼的光彩的，快要使我感覺到不舒服了；但是我要逃到一個陰暗的地方去，躺到一張席子上面，不再在我的身上感覺這種由物體反映出來的光輝，可是僅僅在我的頭上感覺到它——恰像從一個漆黑的房間的內部看一片景物。最後蹴着繩纜和貼着鉄的支柱走過，走到了船傍，眺望船首在黑暗中前進，及流動的月色，泡沫四濺，從船尖的兩傍迸射出來。這把海上的犖頭不斷翹起和重新陷進這塊拿鋤黑的浪濤做成的耕地去；在這種閃亮的起伏之間，我感到被征服的因素的全部痛苦，我感到地上的力量的全部喜悅。在這種靜觀當中，我把時間的概念忘却了：我這樣靠着船傍的欄杆已經有一個鐘頭麼，還是纔祇有數分鐘呢？隨着顛簸之所至，那條一個巨大的搖籃似的輪船搖擺着我和把我領到時間之外。我祇感到一件事情：就是倦怠來到我的身上，一種有類逸樂的倦怠。我要睡覺，作夢，同時又不欲離開這種魔幻，不欲走回我的棺材裏面去。不由自己，我的腳在地下探索着